

一个侦探，做到读心识人，方能破案； 一个普通人，学会读心识人，才能和世界好好相处。



每个人都有做侦探的潜质，昂文是调查局的一名普通文员，每天朝九晚五上班的他怎么也想不到以后的人生将神奇逆转。

在侦探斯瓦特失踪后，昂文突然被提升为侦探，等待他的是一堆悬而未解的案件。毫无经验的昂文只能凭借一本《侦探指南》解开谜团。他渐渐发现，斯瓦特曾经破获的重大案件，包括“最古老的谋杀尸体案”、“贝克上校的三次死亡案”和“十一月十二日被盗案”，竟然都是骗局。

在《侦探指南》的帮助下，稀里糊涂的昂文迅速成为读心识人的名侦探，他还要破解整座城市的秘密……

一个不像侦探的侦探展开了一场不像调查的调查……巴瑞的这部小说大胆创新，拆析了犯罪司法体系，讲述了一个精妙的侦探故事。

——《科克斯评论》

巴瑞挑战了很多侦探小说的传统写法，但你一定能从他这本充满冒险精神、奇特的作品中受益匪浅，《小说，或指南》也许不是一本中规中矩的侦探小说，但它别具一格、异想天开的侦探技巧一定能让你喜欢。

——《华尔街时报》

巴瑞创造了一个神奇而绝妙的世界，通过哈哈镜一样的视角，展现了一个智慧而有趣的侦探故事，这是一本非常了不起的侦探小说。

——《书单》

《小说，或指南》是一本让人一页一页不停翻下去的侦探惊险小说。我反正是拿起来就放不下了，我看完了结局，立刻又想从头再看一遍，看主人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本小说就像一个精妙的拼图，又像一个魔术师从自己袖子里变出了一大群鸽子，叫人叹为观止。它让我边读边笑、边笑边怕、边怕边想。

——《善良小偷》作者 汉娜·汀蒂

我读完这本书，感觉它就像是小侦探布朗长大后读完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写出的毕业论文。我不知道作者还打不打算写一本续集，但如果有的话，我绝对还想看。

——《爱丁堡》作者 亚历山大·切伊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ISBN 978-7-5086



9 787508 639987 >



扫码关注更多新品

定价：32.00元

.. 013037018

1712.45
1728



The Manual
of
Detection

小说, 或指南

【美】杰迪戴亚·巴瑞 (Jedediah Berry) ●著
王一凡●译



1712.45
1728



北航

C1645468

中信出版社 · CHINACITIC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说, 或指南 / (美) 巴瑞著; 王一凡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5

书名原文: The Manual of Detection

ISBN 978-7-5086-3998-7

I. ①小… II. ①巴… ②王…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089692 号

THE MANUAL OF DETECTION by JEDEDIAH BERRY

Copyright © 2009 BY JEDEDIAH BERR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Zachary Shuster Harmsworth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小说, 或指南

著 者: [美] 杰迪戴亚·巴瑞

译 者: 王一凡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15千字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0-5958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3998-7 / I · 379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录

第一章 跟踪 / 001

高明的侦探在跟踪时是不会被人发现的，不是因为他太普通，而是因为他就像嫌疑犯的影子一样，他的存在很自然。

第二章 证据 / 012

万事万物皆有记忆。门把手会记得谁推过它，电话会记得谁用过它，枪支会记得它上一次开火是什么时候，是谁开的。侦探的任务就是学会聆听这些东西的语言，这样，当它们有话要说时，他才能听懂。

第三章 尸体 / 026

很多案子从一具尸体开始，这可能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但至少让你知道了目前的状况。案子查到一半，才出现一具尸体，而这具尸体的出现，还让一切更加复杂，这才是最糟糕的。因此，在查案的过程中，要时刻保持警惕，做好随时可能发

现尸体的准备。只有这样，你才不会成为下一具尸体。

第四章 线索/036

几乎所有的案件都可以被分作两类：一是细节，二是线索。区分两者比区分你左右两边的鞋子更重要。

第五章 记忆/049

想象一张桌子上全是文件，别的什么都不要想。现在，想象桌子的后面有一个档案柜，你知道的就只有这些。一切的秘诀就在于让桌子和档案柜摆得越近越好，再就是把文件堆放整齐。

第六章 指引/061

跟着他们，除非他们已经跟上了你。

第七章 疑犯/079

他们一开始以受害者、朋友、目击证人的面孔出现在你面前。但对侦探来说，最应该引起怀疑的人反而正是那些向你求救的人、对你伸出援手的人和无助的旁观者。只有当一个人形迹可疑时，你才可以考虑他是不是有清白无辜的可能。

第八章 盯梢/099

时刻睁大双眼很难，而一个侦探所需要的清醒还不是普通状态下的清醒。他必须不动神色，却暗中洞悉一切，他必须看

似左顾右盼，心里却明察秋毫。

第九章 文件 / 113

光说你有种直觉是不够的，你还要把它写下来，当你把它写下来后，你才能够看清所谓的这种直觉到底是什么。你会发现，你应该把这张纸揉成一团扔进许愿池，而不是把它写进档案。

第十章 渗透 / 127

你可以假定你的敌人有一个秘密的藏身之处，一个危险时躲避的安全屋，一个开展活动的基地，但这个地方不是你轻易能找到的。

第十一章 骗局 / 147

用问题回答问题，如果别人发现你撒了谎，那就再撒一个谎。你不需要知道真相，却可以引诱别人说出真相。

第十二章 审讯 / 170

在你们独处一室之前，审讯的过程早已开始。当你开口问疑犯问题时，你应该已经知道答案了。

第十三章 密码 / 193

加密了的信息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像是被人做成了木乃伊埋在坟墓里。对那些即将成为密码破译员的人来说，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建议，而这个建议和我

们要给掘墓人、给洞穴探险家、给巫师的建议是一样的：要小心你们挖到的东西，因为它将会是你的。

第十四章 惩罚 / 204

要理解你自己的动机和意图，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找一个人来当你的对手。

第十五章 欺骗 / 220

如果你没有给别人设陷阱，那你很有可能就正在走入别人为你设的陷阱，真正高手就在于他能同时做到这两件事。

第十六章 领悟 / 237

最可怜的人是那些最后才把对手将死，却发现他们玩的并不是象棋而是纸牌的人。

第十七章 解答 / 247

一个好的侦探总是想知道一切，但一个伟大的侦探只需要知道如何结案就足够了。

第十八章 梦境侦查 / 263

如果我们能把这称作一项技术的话，那它确实可能带来很多危险，其中之一就是，它的执行者很可能在醒来后，搞不清他所见到的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实际上，本指南的作者也不能确定，在本书中所描述的技术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

致 谢 / 287

第一章 跟踪

高明的侦探在跟踪时是不会被人发现的，不是因为他太普通，而是因为他就像嫌疑犯的影子一样，他的存在很自然。

为避免将细节与线索混淆，请注意，无论刮风下雨，查尔斯·昂文先生每天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昂文在这个城市住了一辈子，他想出一个边骑车边打伞的好办法，那就是把伞把勾在自行车车把上。但这个方法会让他有点难掌控车的方向，也会影响视线，可如果他每天都要出于私人原因，挤出时间去中央车站一趟的话，那这点风险还是要冒的。

虽然昂文从骨子里就是个很低调的人，但他撑着伞骑车的举动还是让他在路上非常惹眼。他不停地按着车上的铃铛，前面的行人避之不及，带小孩的妈妈赶紧把孩子拉到身边，而小朋友们则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呼啸而过。在过十字路口的时候，他也心虚地不敢去看开车的司机。今天，他迟到了。他把早餐的燕麦粥煮糊了，把领带系错了，还差点忘记戴手表，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在醒来之前做了一

个梦，那个梦一直困扰着他，让他心神不定。现在，他的袜子又被雨水打湿了，所以，他加快了骑车的速度。

他在中央车站西入口的人行道旁下车，把车锁在一根路灯柱子上。车站入口的旋转门不停地转着，把一拨又一拨乘客送进外面的雨中，一把又一把黑伞迅速打开。昂文把自己的伞收起，走进候车大厅，抬头看了看时间。

昂文的手表是调查局送的，是为了表彰他二十年来对调查局忠心耿耿的勤奋工作。他的手表从来不需要上发条，却走得很准，和中央车站问讯亭上方正方形的大钟分秒不差。现在是早上七点二十三分，他还有整整三分钟时间，三分钟后，一个穿格子外套、戴灰色帽子、盘头发的女人就会出现在车站的南入口了。

昂文走到一辆卖早餐的小车前排好队，排在他前面的男人点了一杯咖啡，要加两份糖，不加奶。

“今天人挺少的，是吧？”昂文说，但前面的男人没有理他，也许，他怀疑这是昂文用来插队的诡计吧。

反正昂文也不想和别人搭讪。如果有人问他，他家离他的办公室只有七个街区，为什么他要每天早上绕远路来中央车站，他会说是为到这里来买咖啡。但这就撒谎了，这句谎话，他希望自己永远都不用说出口。

卖早餐的男孩子满脸疲倦，捣鼓着热气腾腾的咖啡机，他胸前的名字牌上写着“奈维尔”三个字。此时，奈维尔正把一勺糖倒进咖啡杯，搅匀，然后又倒进一勺糖，再搅。昂文前面的男人一边等着这杯两份糖、不加奶的咖啡，一边看着自己的手表，而昂文不用看表就知道，还有不到一分钟，穿格子外套的女人就会出现在南入口的某个地方了，可能是这边，也可能是那边。其实，昂文压根儿就不想喝咖啡，但如果真的在这里碰到了熟人，熟人问他为什么每天早上都要在

这个时间来中央车站，他说他是来买咖啡时，手里却没有咖啡，那像什么样子呢？比谎言更蹩脚的莫过于根本没人相信谎言吧！

终于，轮到昂文了，奈维尔问他咖啡要不要加奶加糖。

“什么都不要，只要咖啡。拜托，快点！”

奈维尔小心翼翼地把咖啡倒进杯子，又小心翼翼地把杯子盖上杯盖，再小心翼翼地用纸巾把杯子包起来。昂文一把抢过杯子，没有等奈维尔找零钱就走了。

早起上班的人们睡眼惺忪地走进候车大厅，大厅里回荡着广播报站的声音和窸窸窣窣翻动报纸的声音。昂文看了看他永远不用上发条却永远准时的手表，结果，手歪了一下，热咖啡从杯子里洒出来，流到他手上，好烫。他一慌神，膝盖又撞到公文包，夹着伞的胳膊一松，伞掉在了地上。接着，他脚下一滑，鞋底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一声刺耳的哧溜声。但这些都没有转移他的注意力。为了她，他还从来没有迟到过。现在，他已经走到高高的十四号站门前了，时间刚好是七点二十六分。穿格子外套、戴灰色帽子、盘头发的女人正匆匆走过旋转门，走进了清晨的中央车站。大厅明亮的绿色灯光照在她的身上。

她甩了甩伞上的雨水，看着拱形的天花板，好像是想看天上还会不会下更多的雨。她用戴着手套的手捂住嘴，打了个喷嚏，接着，又打了一个。昂文注意到这一个小小的意外，这是他第一次见她打喷嚏，他兴奋得就像是一个发现了新档案的档案管理员。她昂首挺胸地走过候车大厅。整整三十九步（从来不会少于三十八，也绝不会多于四十），她走到离十四号站门几步远的地方，站在那里——她一直都是站在那里的。她的脸红扑扑的，手里紧紧抓着一把伞。昂文从外套口袋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列车时刻表，装作饶有兴趣的样子看了起来。他们俩（也只有他们俩）一起站在那里，等着。

在他遇见她那一天之前，曾经有多少个早晨她这样站在这里？在下车的乘客中，她到底是想见到谁？她很美，那是一种安静、孤独、低调的美，只有注意到她的人才能发现。她也曾经被谁辜负过吗？那个人是故意的，还是由于无法抗拒的命运才身不由己？但作为调查局的文员，昂文的职责并不是追根究底，更不是深入调查。八天前，他来到中央车站，当时，他就是很想离开这个城市一段时间，于是，他买了一张火车票。但当他看到这个穿格子外套的女人时，他留下来了。看到她的第一眼，他就很好奇，而现在，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停止这种好奇心。但这是私事，她就是他此行的原因，仅此而已。

隧道里吹来一阵风，吹起她的外套下摆。七点二十七分，火车开进车站，和往常一样，又晚点了一分钟。火车停下来，发出嘶的一声，闪闪发亮的玻璃门滑开，成百上千名身穿黑色雨衣的乘客从火车上蜂拥而下，走出站门。人群走到她面前时一分为二，她踮起脚尖，左右张望着。

最后一名乘客也匆匆走过，没有一个人在她面前停下脚步。

昂文把列车时刻表放回口袋，把伞夹在胳膊下面，拿起了公文包和咖啡杯。这个女人仍然孤独地站在那里，他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应该为这种感觉内疚吗？可是，只要还没有人为她停下脚步，她应该会每天继续来中央车站，而他也才能继续看到她。现在，她开始往旋转门走去，他跟在后面，去取自行车，他和她保持着一致的步调，只落后了几步远。

他看到她帽子下面露出一缕棕色的秀发。她脖子后面的雀斑，他都能数得清楚，但数清了又有什么意义呢？一切都还是个谜。昂文多么希望时间能像进站的列车一样停下来，他昨天这样希望，前天也这样希望，过去的七天，每一天他都这样全心全意地希望着。

可今天早上，他的希望真的实现了。这个穿格子外套的女人，她

的伞掉了。她转过身，也看到了昂文。她的眼睛像一面朦朦胧胧的古董镜，昂文还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过她的双眼。就在这一瞬间，车站告示牌上显示列车进出站时刻的数字停了，候车大厅里的广播声消失了，问讯亭上方大钟正方形钟面上的四根秒针都卡住了，就连昂文永远不用上发条的手表也停了。

他低下头。她的伞就掉在他们中间的地板上，但他的手里全是东西，地板显得是那么遥不可及。

他身后有个人说话了，“查尔斯·昂文先生？”

时刻表重新跳动，钟表又走了起来，车站再度恢复了声响，一个穿条纹西装的胖男人正用一双黄绿色的眼睛盯着昂文。他左手拿着一顶帽子，右手粗大的手指像弹钢琴一样在帽檐上敲着，“查尔斯·昂文先生。”他又喊了一遍，但这一次，不再是个疑问句了。

穿格子外套的女人一把捡起自己的伞，走开了。穿条纹西装的男人却还在等着。

“咖啡。”昂文刚想张口解释。

男人没有理会，“这边请，昂文先生。”他一边说，一边用帽子指了指车站的最北边。昂文回过头，女人已经消失在旋转门后。

他还能怎么办呢？只能跟着这个男人走，这个人知道他的姓名，很可能还知道他的秘密，知道他是为了私事才每天来中央车站的。昂文跟着他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旁，人们坐在铁椅子上看报纸，一帮长相机灵的小男孩在给他们擦皮鞋。

“我们要去哪里？”

“去个可以安静说话的地方。”

“我上班要迟到了。”

穿条纹西装的男人打开自己的钱包，给昂文出示了他的证件，他也是调查局的，叫塞缪尔·皮斯，是个侦探。“从现在开始，”皮斯

说，“你已经在工作了。还提前了半个小时呢，昂文先生。”

他们走到第二条走廊，这条走廊比第一条走廊更阴暗，走廊口挡了一排“小心地滑”的提示牌。走廊里面，一个穿灰色连体服的男人正拿着一把脏兮兮的拖把，慢慢地在大理石的地板上画着圈。地板上有许多红色和橘色的橡树叶，大概是哪一个清早从乡下来的乘客带进来的。

皮斯侦探清了清嗓子，清洁工走到他们面前，把其中一个提示牌推到一边，让他们俩走了进来。

地板很干。昂文看了看清洁工的水桶，桶内没有水。

“现在，你认真听好。”皮斯侦探说话了。为表强调，他还用帽檐碰了碰昂文的胸口，“你是个奇怪的家伙。你有一些奇怪的习惯，这一周你每天早上都在这个时间来中央车站，但你不是来乘火车的，你家离办公室只有七个街区远。”

“我来是为了……”

“见鬼，昂文，你不用告诉我。我们希望每个侦探都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秘密。《侦探指南》九十六页上明明白白写着呢。”

“我不是侦探，先生。我只是一个文员，在十四楼上班。对不起，我觉得你这是在浪费时间，我们俩现在都要迟到了。”

“我告诉过你了，”皮斯发火了，“你现在已经在工作了。忘记你的十四楼，赶紧去 2919 房间报道，你已经升职了。”皮斯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硬皮小册子，绿色的封面上印着四个金色大字——侦探指南。“这是标准版的，”他说，“它不止一次救过我的命。”

昂文还是腾不出手来，皮斯把这本小书塞进了他的公文包。

“你弄错了。”昂文说。

“不管怎么样，反正有人注意到你了，你已经没有退路了。”皮斯盯着昂文看了很久。他皱起浓黑的眉毛，神色凝重。但当他开口说

话时，声音却很平静，甚至带着一丝温柔，“我应该只简单说几句话的，但是，你听好了。你的第一个案子应该很简单，我的第一个就很简单。但在这件事情上，你已经陷得有点深了，昂文。也许是因为你在调查局工作了太长时间，也许是因为你有一些朋友，或是有一些敌人。说真的，这都不关我的事，关键在于……”

“拜托。”昂文看着自己的手表。已经七点三十四分了。

皮斯侦探摆摆手，像是要扫开空气中的烟雾，“不该说的我都说了。昂文，关键在于你需要一顶新帽子。”

这顶绿色的软毡帽是昂文唯一的帽子，他想象不出把别的帽子戴到头上会是什么样子。

皮斯戴上他自己的浅顶帽，又往前拉了拉帽檐，“如果你下次再见到我，要装作不认识我，明白吗？”他朝清洁工打了个响指，说，“回头见，阿提。”然后就消失在了转角处。

清洁工又开始工作，他用干拖把拖着干地板，把一堆橡树叶从走廊的一头推到另一头。在斯瓦特侦探每周给昂文送来的报告中，昂文经常会看到侦探对某些人的描述，他们不是调查局的职员，却与某个案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像侦探写的那样，他们是“牵涉其中”的。这个清洁工会不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呢？

他的衣服上用红线歪歪曲曲地绣着他的名字。

“亚瑟先生，先生？”

这位亚瑟先生还在继续拖着地，甚至还把拖把伸到了昂文脚边，昂文往后跳了一步才躲开。他拖地时，眼睛闭着，嘴巴微微张开，嘟囔了一句什么，声音很小，昂文没有听清，他靠过去，想听得更清楚一点。

清洁工却什么都不说了，只是轻轻哼了几声。

昂文走到外面，把咖啡杯扔进垃圾桶，看了一眼位于市中心的调查局总部大楼。那是一幢灰色的庞然大物，屋顶在雨雾笼罩下若隐若现。很多年前，当昂文第一次看到它时就不喜欢它，它的影子太长了，它的石墙冷冷冰冰，像一座坟墓。不过，昂文心想，在这样的楼里工作总好过一整天看着它。

为了节约时间，昂文冒险走了近路，那是一条很窄的巷子，勉强能撑伞通过。不过，当昂文骑着自行车在古老的石板路上颠簸时，伞边还是擦到了两侧的墙壁。

昂文已经开始在脑海里打报告的草稿了，他必须向上级汇报这件事，在这份草稿中，他会用双引号把“升职”这个词引起来，因为，他觉得这完全是个错误。虽然调查局很少犯错，但它毕竟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下面还有很多昂文并不熟悉的分局和部门。很显然，现在是某个分局或部门出了差错，居然没有人发现这个错误，而更可怕的是，它还被执行了。

前方出现几个碎酒瓶，昂文把自行车的速度放慢下来，转弯时，他的伞柄在墙上都被挤弯了。他生怕车胎会被扎破，但幸好，自行车安然无恙地通过了。

现在，这个错误被皮斯侦探带到了中央车站，成了昂文的负担，他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了它。但他想，幸好自己是十四楼最有经验的文员，他有办法对付这样的错误，他会在报告中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上司会在看完这份报告的最终版本后，坐在椅子上，自言自语地说：“谢天谢地，这个错误让查尔斯·昂文碰到了，要是碰上另外哪个不靠谱的家伙，那就不妙了。”

昂文更加卖力地蹬着车，他从巷子的另一头出来了，一群鸽子也跟在他后面冲进了雨中。

在他为调查局工作的这么多年中，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不能解

决的问题。今天早上的小插曲虽然不同寻常，但一定也会有解决的方法，绝不会例外。他确信，在午饭之前，这整件事就一定能解决了。

可即便是碰到了这样的麻烦，昂文发现，自己还是在不断回想着早上的梦，他睡醒前做的那个梦，正是那个梦让他心神不定、煮糊了燕麦粥，还差点错过穿格子外套的女人。

昂文是个很小心的人，哪怕在梦中也很谨慎，对于那些发生在夜晚的幻想，他也总能以清晰的思路去分析。他不习惯意外，那不符合他的风格。

在那个梦里，他梦到自己起床去洗澡，却发现浴缸里躺了一个陌生人，这个人什么衣服都没有穿，只戴着一顶帽子，躺在满缸的肥皂泡泡里。他抽着雪茄烟，落下的烟灰把他胸口周围的肥皂泡都染成了灰色。他的皮肤也是灰色的，像报纸上一团模糊的油墨印，他把大大的灰色外套搭在挂浴帘的杆子上。整个梦中唯一一处有颜色的地方只有这个陌生人的雪茄烟头，它红得发烫，把浴缸上方的蒸汽也染红了。

昂文站在浴室门口，胳膊上搭着一条干净的毛巾，他把浴袍紧紧系在腰间。他想，为什么这个人要费这么大劲，偷偷溜进他的公寓，就为洗个澡吗？

这个人什么话都没有说，他从水里抬起一只脚，用一只长柄刷去刷脚。刷完以后，他又往刷子上打肥皂，慢慢搓出很多泡泡，又去刷另一只脚。

昂文弯下腰，想看清楚帽檐下的那张脸，当他看到那胡子拉碴的方下巴时，他认出了这个人。他以前只在报纸上的照片里见过他，但在调查局，他所有的案件资料都是由昂文负责处理的。

“斯瓦特侦探，”昂文说，“你在我家的浴缸里做什么？”

斯瓦特把刷子沉进浴缸里，然后把雪茄烟从嘴里拿出来，“不要说名字，”他说，“反正，不要说我的名字。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谁可能

在偷听。”他放松身体，沉到一堆泡泡里面，“昂文，你不知道我们这次见面多么困难，他们从来不会告诉我们负责处理我们档案的文员是谁。这么多年来，我只知道把报告送到十四楼，原来都是送到你那里了。而你，你却忘记了一些事情。”

昂文举起双手，想表示反对，但斯瓦特朝他挥了挥手里的雪茄烟，说：“伊诺奇·霍夫曼偷走十一月十二日的时候，你看了早晨的报纸，报上的日期从周一直接跳到了周三，你却和他们一样，都忘记了周二还没有过。”

“就连餐厅都跳过了他们的周二特色菜。”昂文说。

斯瓦特烟头上的火光更亮了，更多的蒸汽从浴缸上方升起。“你也忘记了我的生日，”他说，“你没给我送生日卡，也没送礼物。”

“我又不知道你的生日。”

“你可以查嘛。总而言之，你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熟悉我的案子。你知道，我误会了她，完全误会了。所以，你是我最大的希望。这一次，要努力试一试，行吗？试着记住一些事情。要记住，是第十八章。记住了吗？”

“记住了。”

“跟着我再说一遍，第十八章。”

“第大象章。”昂文脱口而出，无法控制自己。

“看来是没希望了。”斯瓦特喃喃说道。

在正常情况下，哪怕是梦里，昂文也绝对不会把“十八”说成“大象”。斯瓦特的指责让他很伤心，他是说错了话，但也许，在他脑海中某个积满灰尘的档案柜里，他在很久以前就储存了一条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大象是永远不会忘事的。^①

① 据科学研究，大象有着超强的记忆力。——译者注